

马拉短篇小说集



葬礼上的 陌生人

THE STRANGER AT THE FUNERAL

MALA

马拉
著

鹅，鹅，鹅

女邻居

谢东娜医生

葬礼上的陌生人

莫思归

刺虎

清澈之旅

第八宗罪

殊途旅馆

莉莉周和她的天价代言

陕西新华出版传媒集团
太白文艺出版社



马拉，1978年生，中国作家协会会员，广东文学院签约作家，虚度光阴文化品牌联合创始人，现就读于中国人民大学创造性写作研究生班。在《人民文学》《收获》《十月》《上海文学》等文学期刊发表大量作品，多篇作品入选国内重要选本。出版有长篇小说《金芝》《思南》《东柯三录》《未完成的肖像》，诗集《安静的先生》。曾获《人民文学》长篇小说新人奖、《上海文学》短篇小说新人奖、广东省青年文学奖、孙中山文化艺术奖等奖项。

责任编辑/申亚妮

蒋成龙

张 笛

封面设计/王 航



上架建议 · 畅销小说



微信



微博

ISBN 978-7-5513-1518-0



9 787551 315180 >

定价：29.80元

马拉短篇小说集



葬礼上的
陌生人

THE STRANGER AT THE FUNERAL

MALA

马拉

著

陕西新华出版传媒集团
太白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葬礼上的陌生人/马拉著. —西安: 太白文艺出版社,
2019. 1

ISBN 978 - 7 - 5513 - 1518 - 0

I. ①葬… II. ①马… III. ①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
当代 IV. ①J809. 26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8) 第 195603 号

葬礼上的陌生人

ZANGLISHANG DE MOSHENGREN

作 者 马 拉
责任编辑 申亚妮 蒋成龙 张 笛
整体设计 王 航
出版发行 陕西新华出版传媒集团
太 白 文 艺 出 版 社
经 销 新华书店
印 刷 陕西金德佳印务有限公司
开 本 880mm × 1230mm 1/32
字 数 120 千字
印 张 7. 25
版 次 2019 年 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书 号 ISBN 978 - 7 - 5513 - 1518 - 0
定 价 29. 80 元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可寄出版社印制部调换

联系电话: 029 - 81206800

出版社地址: 西安市曲江新区登高路 1388 号 (邮编: 710061)

营销中心电话: 029 - 87277748 029 - 87217872

Contents
目 录

鹅， 鹅， 鹅 / 1
女邻居 / 19
谢东娜医生 / 45
葬礼上的陌生人 / 67
莫思归 / 89
刺虎 / 109
清澈之旅 / 129
第八宗罪 / 153
殊途旅馆 / 176
莉莉周和她的天价代言 / 201

鹅，鹅，鹅

鹅，鹅，鹅

库林从来没见过那样的云，云的底部是一条平滑的直线，直线两端慢慢散淡开去，上方是白的云，下面是蓝蓝的天空，云的上方，又是一条直线。这两条直线，让云看起来像一条白色的带子平铺在天上。库林在马路边上停下车，找了块草地坐下来。马路边上垂着褐色根须的细叶榕，有深绿色的圆形叶子。他坐在草地上，看着那片带子一样的云。他是在开车的时候看到那片云的，看到那片云之后，他突然想停下来，看那片云怎样散去，或者变形。他点了根烟，眯着眼睛看着天空。天空很蓝，云很白，似乎没有风。库林抽了三根烟，那片云还是像带子一样平铺在天上。时间过了近四十分钟，他决定走了。

回到家，谢蔺做好了饭。看到库林，谢蔺抬头看了一眼挂在墙上的钟说，今天有事？库林摇了摇头说，也没事，看了一会云。谢蔺愣了一下说，看什么？库林把钥匙扔在茶几上说，看云。谢蔺说，云？库林说，云。谢蔺笑了笑，你还有心情看云，我是连看花的心情都没有了。

吃过饭，库林和谢蔺带库柏、库敏去楼下散步。他们住在七楼，每天带库柏、库敏下去散步对库林来说是个苦差事。一家四口，谢蔺牵着库柏，库林抱着库敏，他们时不时地说说话，不过是些家庭的柴米油盐。结婚十年，他们之间的话越来越少，内容越来越多地与生活有关。除开家庭的开销，必要的人情世故以及两个孩子，他们似乎没什么话想说。谢蔺没上班，有谢蔺在家，家庭的生活细节，库林一般不用操心。他们谈论生活细节是因为他们不说这个，他们将无话可说，但两口子怎么能不说话呢？散步时，他们碰到了隔壁的邻居，邻居大概二十五岁，怀里抱着一个不到一岁的孩子，看不出是男是女。库林打了个招呼，邻居朝库林笑了笑，算是回应。

洗完澡，把两个孩子安顿好，库林打开床头灯，想看会儿书。谢蔺对着镜子搓头发，一边搓一边望着库

林说，库林，你有没有觉得奇怪？库林说，什么？谢蔺说，隔壁啊。库林说，隔壁有什么奇怪的？谢蔺说，你不觉得奇怪吗？老是一个男的带着小孩，怎么没见孩子他妈呢？谢蔺说完，库林想了想，也是。邻居搬过来有大半个月了，库林只见过男的，却没见过女的。谢蔺坐到床边，对库林说，隔壁那一家子鬼鬼祟祟的，让人心慌得很。库林放下书说，也没什么，各家有各家的过法。再说了，人家也没招你惹你，别说人家坏话。谢蔺说，我没说坏话，我就是觉得有些奇怪。等谢蔺吹干头发，上了床，库林关了灯。谢蔺的身体靠了过来，库林摸了摸谢蔺的肩膀、腰，拍了拍谢蔺的脸说，睡吧，我困了。谢蔺往库林怀里拱了拱，搂住了库林的腰。

有光从窗帘背后渗过来，像是一滴墨滴进了水里。墨已经化开，库林隐隐可以看到谢蔺身体的轮廓，鼻子和额头，表情是看不清楚了。库林没有睡着，他想了想邻居的样子，眼睛很大，头发似乎染过，手臂上文了一条龙，他抱孩子的姿势还很生疏。库林想，要是让他整天抱着个孩子，他情愿死了算了。

早上六点半，库林起床了。他刷牙、洗脸，吃过早餐，七点半了，该上班了。楼道里光线暗淡，库林

低着头，慢慢往下走。从库林住的房子到单位，如果放在北京、上海，可以说近，自己开车，只要二十分钟。但在苑城，算得上远，苑城小，面积只有两千八百平方公里。如果拉成正方形，边长不到六十公里。库林住在西区，上班在东区，不塞车二十分钟足够了。库林开的摩托车，一路上要经过一个地下隧道、五个或者六个红绿灯。路边是无一例外的细叶榕。刚来苑城，库林看不出细叶榕的好，他觉得他还是更喜欢北方的梧桐树一些，叶子大，粗粗的枝干让人放心。时间久了，他知道了细叶榕的好，树长得快，而且叶子浓密，四季常青，树干却不高，即使有台风过来，地上也很少见枯枝败叶。

库林在公安局上班，宣教科。和同事在一起，库林不太喜欢说话。公安局关系复杂，哪些话能讲，哪些话不能讲，都有规矩。而且，和同事吃饭，上下级界限明显，连怎么敬酒、什么时候敬酒都有讲究。这个库林干不来。他在宣教科，平时又喜欢写点文章，同事都戏称他“文人”。要是在古代，说谁是个文人，大概可以算是褒义词，但是现在，尤其是在公安局这样的单位，说你是个文人，潜台词就是说你百无一用。库林觉得自己确实没用，进公安局六年，一进去

是科员，现在还是科员。跟他一起进来的同事，有的已经做到正科了。下班回到家，库林也没有什么事情可干，看看电视，带带孩子，他觉得他的一生一眼可望到头。年轻时的梦想和追求，都烟消云散了。

那天是周末。谢蔺带着两个孩子去了游乐场，库林不想去，他想在家里看看碟。那些碟买回来快三年了，一直没看。库敏出生前，谢蔺肚子大了，怎么坐怎么不舒服，他得照顾谢蔺，没时间看碟。等库敏出生，更是一点时间都没有。好在现在库敏两岁了，他多少有了点自己的时间。家人都出去了，屋子里安静下来。库林拉上窗帘，打开电视、DVD，把碟放进DVD。客厅的门开着，库林在家时，一般不关门，他觉得没必要。邻居家的门还是关着的，大概还没有起床，楼道里一点声音都没有。库林把电视声音开得很低，勉强能听到而已。看什么一点都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他现在有一点空余的时间可以安静下来。碟大概看到一半，库林听到楼道里有响声。隔壁的门打开了，依然是那个男人，怀里抱着孩子。他抱着孩子在楼道里来回踱步，孩子一直在哭。

库林按下暂停键，走到门口，望了男人一眼，男人看了看库林，不好意思地笑了笑。库林看了男人怀里

的孩子一眼说，蛮漂亮的。男人说，好多人都说好看，我自己看不出来。库林摸了一下孩子的脸问，男孩女孩？男人说，你觉得像男孩还是像女孩？库林想了想说，像女孩。男人眼睛亮了一下，嗯，女孩，像她妈，漂亮。库林笑了笑说，进去坐坐？男人往库林家里看了一眼，库林说，家里没人，就我一人在家。

进了门，男人看了看库林家里说，你家里收拾得真干净，我家里乱得一塌糊涂。库林说，人在家，有空就收拾一下。说完，举起杯子说，喝杯茶？男人拍着孩子说，不用了。库林给男人倒了杯水。孩子还在哭。库林看了看孩子说，她怎么了？男人说，我也不知道，没发烧也没拉肚子，也给她吃了，可她就是爱哭。库林看了孩子一眼说，小孩子最老实，她要是舒服不会哭的，肯定还是有些不舒服。库林按了按孩子的下巴，看了看她的舌头和喉咙。看完，库林皱了一下眉头说，有点口腔溃疡，可能是上火了，煮点凉茶给她喝。男人说，我有买王老吉给她喝的。库林摇了摇头说，那个不行的，你去药店买点金银花或者凉茶，自己拿回家煮水，一个礼拜给她喝一两次。小孩子喝不得外面那种罐装的。

男人在库林家里坐了一会就回去了。接着，库林

看到他下楼。现在，库林知道他姓谷，湖南人。库林接着把碟看完，准备做饭，谢蔺他们快回来了。

库林和小谷慢慢熟悉起来。碰到库林在家，小谷会抱着孩子到库林家坐坐。要是在楼下散步遇到，小谷会主动给库林打个招呼。小谷还是一个人带小孩，从来没见过他老婆。库林有些好奇，还是没问，他和小谷的关系，还没有好到过问人家的家事的程度。库林找了些库柏、库敏以前读过的书，幼儿识字和图片卡之类的。这些东西，他们用不上了，小谷正好可以用上。他找书时，谢蔺问，你找这些干吗？库林说，给隔壁，反正我们也用不着了。谢蔺笑了起来，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有爱心了？库林说，这不是爱心的问题。你看看隔壁那小孩，快一岁了，小谷也不晓得教教孩子。谢蔺抱着库敏走开了。

吃过晚饭，库林去敲隔壁的门。门打开了，小谷抱着孩子，站在门边上，门只开了一条缝。看到库林，小谷显得有点紧张。他说，有事么？库林把书从门缝里递给小谷说，也没什么事，这些书我们库柏、库敏以前看的，你看你们用不用得着，给小朋友读读书挺好的。小谷腾出一只手接过书说，我就不请你进来坐了，家里乱得很，插不下脚。库林说，不客气。

从隔壁回来，库林点了根烟。他刚从门缝里看到小谷家里的确乱糟糟的，茶几上堆满了方便面盒，还有几个剩菜。从阳台上，可以看到小谷家里晒着女人的文胸、底裤，这说明，小谷家是有女人的，这个女人应该就是他老婆。小谷刚才看到他的神情很不自然，大概是不想让库林看到他老婆。这有什么不好意思的呢？库林有点纳闷。

只要不下雨，每天在楼下，库林都可以碰到小谷。一般七点半左右，他们一家人出来散步，小谷差不多也是那个时候出来。小谷的孩子会摇摇晃晃地走路了，她有个好听的名字，谷雨。谷雨不走路时，小谷抱着她，一边摸着她的脸一边说，谷雨，跟爸爸读书好不好？“鹅，鹅，鹅，曲项向天歌。白毛浮绿水，红掌拨清波。”或者“白日依山尽，黄河入海流。欲穷千里目，更上一层楼。”都是库林给小谷的书里面的内容。谷雨还不会说话，只会跟着小谷“鹅鹅鹅”地叫，小谷脸上洋溢着微笑。库林能读懂他脸上的内容，以前他也是这样。

又到了周末，还是库林一个人在家，门依然是开着的。库林坐在沙发上看电视，小谷抱着谷雨站在门口。库林招了招手，小谷犹豫了一下还是进来了。进

了门，小谷把谷雨放下来，库林拿出库敏的玩具逗谷雨；叫伯伯，叫伯伯就给你。谷雨看着库林，不肯伸手。小谷笑起来说，这孩子，害羞。库林把玩具放到谷雨手里说，女孩子，文静一点好，我们库敏太调皮了。谷雨坐在一堆玩具中间，拿起这个又拿起那个。库林递了根烟给小谷，小谷伸出手，库林愣了一下，他的右手只有三根手指。小谷接过烟，看了看库林说，以前在印刷厂上班，被机器切掉了。库林“哦”了一声，赔偿没？小谷说，鉴定说是八级伤残，本来要赔四万多的，厂子赔了三万。库林问，剩下的呢？小谷说，要不回来，我一个打工的，还能把厂子怎么的？能赔个三万，已经不错了。库林说，那你以后怎么办？小谷说，还能怎么办，手残了，想找个工作也难，混着呗。

安顿好库柏、库敏，库林对谢茜说，隔壁那家也挺惨的。谢茜看了库林一眼。库林说，小谷右手手指没了两根，残疾人。这一家人，就靠他老婆一个人过日子。谢茜说，那是挺惨的。说完，想了想说，也是奇怪，小谷他们家怎么就没个老人来帮忙带带孩子呢？库林说，要是有人带，哪个大男人愿意整天带着个小孩。谢茜说，那也是。库林拍了拍谢茜的肩膀说，比

起他们，我们算是好的了，至少一家人都健健康康的。

再后来，看到库林，小谷的话多了起来。他给库林讲他和老婆的罗曼史。他们是在印刷厂认识的。那会儿，小谷在车间，他老婆当会计，算是管理人员。小谷说，老婆长得漂亮，印刷厂好些人都喜欢他老婆。大家都没想到老婆最后选了他。和老婆好上不到半年，小谷就出事了。小谷提出分手，老婆却拉着他领了结婚证。

库林说，你老婆是个好女人，不容易。

小谷的眼睛有些湿润，说，我对不起她。

库林说，一家人，不说对不起。

小谷低下头亲了亲谷雨说，是我对不起她，我让她受委屈了。

库林的鼻子有点酸。和老婆刚认识那会儿，老婆也是个好姑娘。现在，他能说什么呢？和大部分的夫妻一样，他们已经被现实磨得失去了激情，更不要说爱情了。晚上，库林摸着谢藹的乳房、腰和肚皮。以前，谢藹的乳房圆润而坚挺，腰部的曲线圆滑而细腻，肚皮是紧绷着的。现在，库柏和库敏吸干了她的乳汁，让她的乳房绵软、坍塌下来。她的腰上堆积起一圈圈的脂肪，仿佛桌子上堆积起的尘埃。至于她的肚

皮，松弛得像一块海绵。库林亲着谢蔺的脖子，用力地进入谢蔺的身体。谢蔺抱着库林说，你怎么了？库林说，没怎么，我爱你。谢蔺搂住库林的腰，用力地贴在他身上。

接连好几个月，库林都忙。公安局搞大行动，全市大规模整顿治安秩序。一搞行动，库林就忙起来，行动意味着成果，成果必须及时让老百姓知道。那几个月，库林比记者都忙，每天的稿子多得让他崩溃。公安线和别的线不一样，哪些东西能说，哪些不能说，说到什么程度都有讲究。多半时候，见报的稿子都是库林写的。就算有记者跟着，库林还得跟后期，特别是电视台的片子，记者拍了一大堆素材，粗剪之后，库林得看看，如果出了什么问题，不光库林担不起，公安局也担不起。

每天回到家，库林浑身酸疼，去楼下散步的次数少了。碰到小谷，小谷说，好些天没看到你了。库林说，搞行动，每天累得要死，懒得下来了。小谷就笑，你们有的忙还算好的，我是想忙也忙不了。库林说，说不定你以后忙得连老婆都不认得。小谷说，要是有一天就好了。我倒是愿意天天出去做事，让老婆在家里带孩子。说完，小谷笑了笑说，谷雨现在会读